

## “菲律賓廣場”： 菲傭在中區的聚會

大橋健一

### 1. 前言

如果我們要從一個二元的構造——二元，是指作為設施、制度、裝置體系的“社會空間”；和基於人與人之間直接連繫而形成的、作為共同生活地方的“生活空間”——去掌握都市的話，那麼，我們大概能夠把現代都市化的社會，概括為這一個模式：“社會空間”不斷地加強其管理的性格，並迫使“生活空間”解體，從中擴大其優勢。香港的商業中心區——位於港島的中區，依據上述模式，實可界定為一處中樞管理機能高度累積的“社會空間”。然而，一到假日，這一帶便搖身一變為菲律賓人的“廣場”。縱使是暫時性的，他們畢竟是佔據了這處被高度機能化、管理

化的“社會空間”，而讓他們獨自的世界、一個超出了作為商業中心區“日常”的、“結構”的世界，以“個別活動”的形式出現。一直以來，都市社會學者都把“社會空間”視作大都市的市中心地域，而把“生活空間”劃歸於郊外地域來進行討論。對他們來說，上述現象相信會令他們預感到兩者間將有一交匯點，又或將會出現另一超越那兩個空間的空間，這一點可說是叫人感到十分有興趣的<sup>①</sup>。

這一篇報告的意圖，是以探索菲傭如何運用這空間為起點，一方面探討“社會空間”與“生活空間”的力動學(dynamism)，另一方面則將以群體活動而構成的“都市”，此一超越機能論都市理論模式的事情，提升為問題。

### 2. 背景——在香港的菲律賓人

到1987年年底為止，居留香港的菲律賓人共39,100名。這一個數目，佔香港外籍人士人口的首位<sup>②</sup>。他們當中，有34,422人是以“女傭”身份而獲得批准居留的女性<sup>③</sup>。自從1974年起，人民入境事務處正式接受海外女傭來港工作的申請

之後，香港聘用菲律賓女傭，隨着兩地在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就逐年地增加，尤其 1980 年以降，增幅更為顯著，其普遍的程度，幾乎達到“菲律賓人即女傭”這種模式。

隨着菲律賓女傭的增加，假日中區一帶成爲她們“集會地”這一個現象，在 1970 年代中以後，也漸變得明顯。在港菲律賓人沒有像一般的移民形成特別的居住區，而祇在假日形成一個非正式的集中地，我想主要緣於她們那極其獨特的移居形式。首先，她們大多數都是獨身的女性。即間有已婚者，也絕少伴同丈夫來港的。其次，她們的移居形式，是一種合約移居，以合約期滿後須返回菲律賓爲前題。再者，她們大部分均與僱主同住而工作。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說，她們這種特異性，正賦予其假日中區集會以更深的意義。

### 3. 假日在中區的菲律賓人

#### “皇后像廣場問題”

1986 年 10 月，菲律賓人假日在中區一帶公共場所的行爲，因“皇后像廣場問題”而受到關

注<sup>④</sup>。問題的起因，是她們在中區一帶的公共場所亂丟垃圾，但及後就發展到有人提出要將她們趕出公眾地方，這就頗有點種族歧視的味道了。因着這種情況，宗教團體、菲律賓政府機構等曾作檢討，促使設立一個中心，以代替她們在中區一帶的“集會地”，但時至今日，中區一帶依然是菲律賓女傭的“集會地”（見圖 1）。另一方面，自發生上述事件之後，部分位於中區周邊的大廈便加強了管理體制，在入口、樓梯及其他露天地方豎立了“禁止內進”的告示牌，又或圍上禁止進入的繩索。告示牌除英語外，還寫上他加祿 (Tagalog) 語，很明顯，這是針對聚集在這兒的菲律賓人的。

#### 假日在中區的菲律賓人

弗倫茨 (C. French) 曾以菲律賓女傭爲對象進行過調查，她收集到的回答顯示：教堂以外，中區的廣場是她們在假日經常前去的地方<sup>⑤</sup>。此外，就有關菲律賓女傭渡過假日方式所作的個案調查，其結果亦顯示出：上午在教堂，下午在廣場渡過的傾向<sup>⑥</sup>。據此，我們可以瞭解：對她們來說，教堂和廣場均爲意義重大的地方。

“廣場”一語，雖然是菲律賓女傭們用以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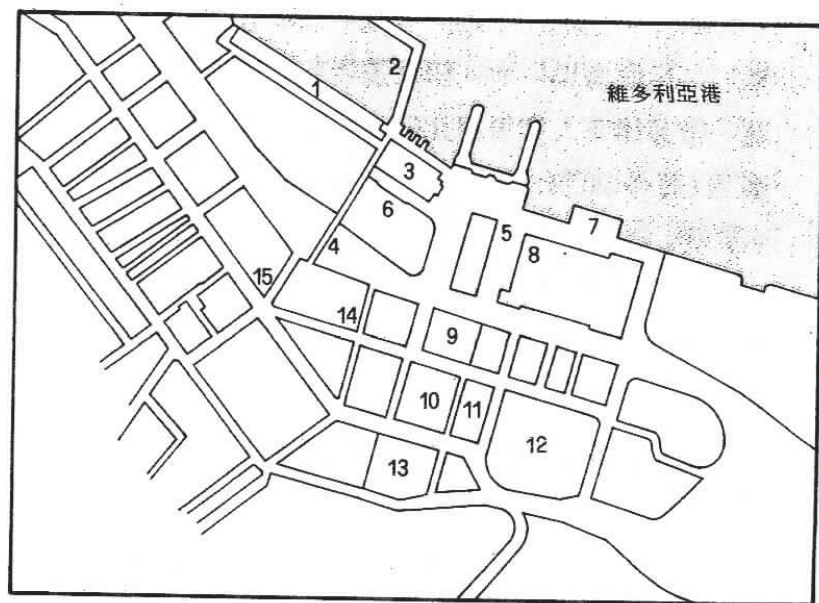


圖1 菲傭在港島中區主要聚會點

- |             |                |
|-------------|----------------|
| 1.中區海濱花園    | 2.卜公碼頭         |
| 3.郵政總局      | 4.郵政總局往太古大廈之天橋 |
| 5.愛丁堡廣場     | 6.康樂廣場         |
| 7.皇后碼頭      | 8.大會堂紀念花園      |
| 9.皇后像廣場(北)  | 10.皇后像廣場(南)    |
| 11.立法局      | 12.遮打花園        |
| 13.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 14.聖佐治大廈       |
| 15.環球大廈     |                |

“集會地”的說法，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她們只聚集於皇后像廣場一地。根據筆者所作的調查，中區一帶菲律賓人聚集得比較多的地方，除皇后像廣場(最多 2038 名)之外，還有遮打花園(1149 名)、大會堂紀念花園(532 名)和中區海濱花園(410 名)等。當日調查時，在中區一帶“集中地”的菲律賓人，總數共為 5410 名<sup>⑦</sup>。

#### 4. 菲律賓女傭眼中的中區

對於將假日中區充當“集會地”的菲律賓人來說，她們是怎樣去認識、掌握中區這一個“場所”的呢？她們賦予這個“地方”甚麼意義，而形成彼等獨自世界的“廣場”呢？換言之，中區這一處“地方”，是怎樣透過她們的活動所產生出來的呢？以下我將藉“認識地圖方法”<sup>⑧</sup>進行的個案調查，試圖辨明此點。

在下文我將會提出四個事例，每一個事例中的人物對中區的看法均各異其趣。當中個案 2 和 3 是以皇后像廣場為中心而展開，個案 1 以環球大廈為中心；而最後個案 4 則是一個欠缺圓心的圓形世界。雖然在她們的地圖中，彼此共同認識

到的標誌(landmark)只有皇后像廣場,但其餘的三個個案仍能舉出環球大廈、太子行、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三處<sup>⑨</sup>。

對於每一個標誌的名稱,她們都不一定稱呼其正式的名字的。例如,個案1中皇后像廣場被叫作“廣場花園”(Square Garden),個案2中則稱之為“皇后像花園”(Statue Garden)。現在的立法局是依然沿用她們記憶中的“高等法院”;至於環球大廈,她們亦不全以“大廈”稱之,而是以該大廈二樓購物中心的名稱“環球商場”(Worldwide Plaza)稱之。這從中可以見出,只有商場對她們來說才是有意義的地方。

### 個別事例的檢討

#### 〈個案1 Carina〉

來港六個月,現在西環的中國人家庭當女傭。她以環球大廈畢打街側一家雪糕店的側面為“根據地”。每個星期天,從早上十時左右到黃昏六時前後為止,她都以該處為中心而在中環渡過假日。她雖然知道皇后像廣場是菲律賓人的一大集會地,但她說廣場幾乎四下裏都圍上了繩索,像她那樣新抵埗的,單獨一個人要確保一個位置

可相當困難。同時,廣場頗為混雜,不時有警察檢查身份証,所以她不大前往。她選取現今的地點作“根據地”,是因為那兒能夠讓她一人靜靜地過一天,同時也是向陽之處,陽光充沛。環球商場裏有專營菲律賓人生意的雜貨店,她吃飯和購物也就在這大廈裏進行。她的假日是在這兒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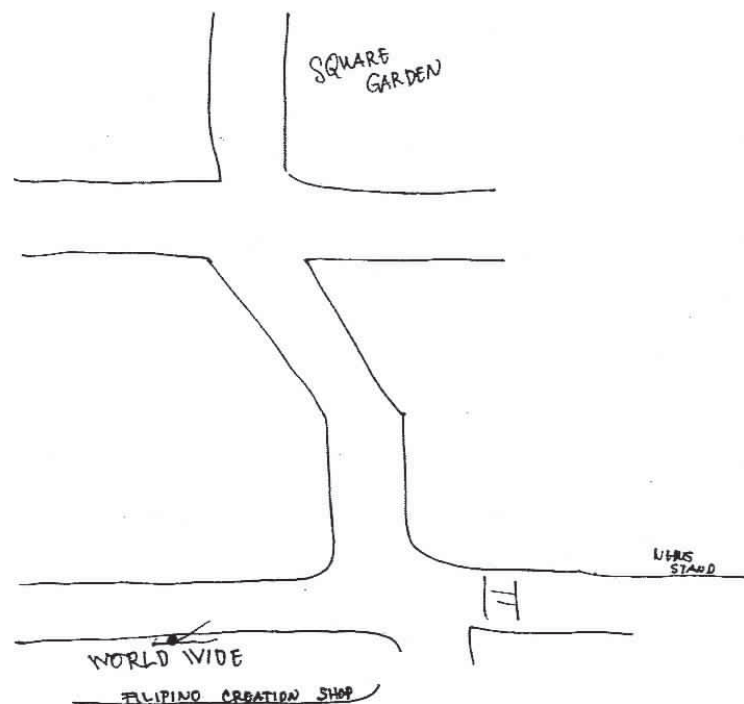


圖2 Carina眼中的中區



雜誌、寫信、跟朋友閒談而渡過的。三星期前，她認識了友人 Maria。當她獨個兒在這裏時，Maria 跟她打招呼：“Are you a Filipino?”（你是菲律賓人嗎？），之後，她們便聊起來了。她們的話題包括家庭的情況，在香港的生活等，因為她年紀較長，所以 Maria 很多事情都跟她商量。

在她的地圖上（見圖 2），只展現出皇后像廣場和環球大廈。其餘的標誌均全遭拋却。雖說 Carina 來港六月，在香港的時日尚淺，但亦顯示出，除環球大廈外，其餘的地方對她來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即使是皇后像廣場，她也是採取保持一定距離、從旁觀看的態度而已。

### 〈個案 2 Josephine〉

來港兩年。在新界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當女傭。她聚會的地方，是皇后像廣場東側、舊高等法院之前。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是她一個的記號，因為既以舊高等法院前為聚集地，自然連帶認識了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她有朋友在遮打花園。她經常往環球大廈買東西。來中環時乘搭的是天星小輪。前往環球大廈時，她是穿過太子行作為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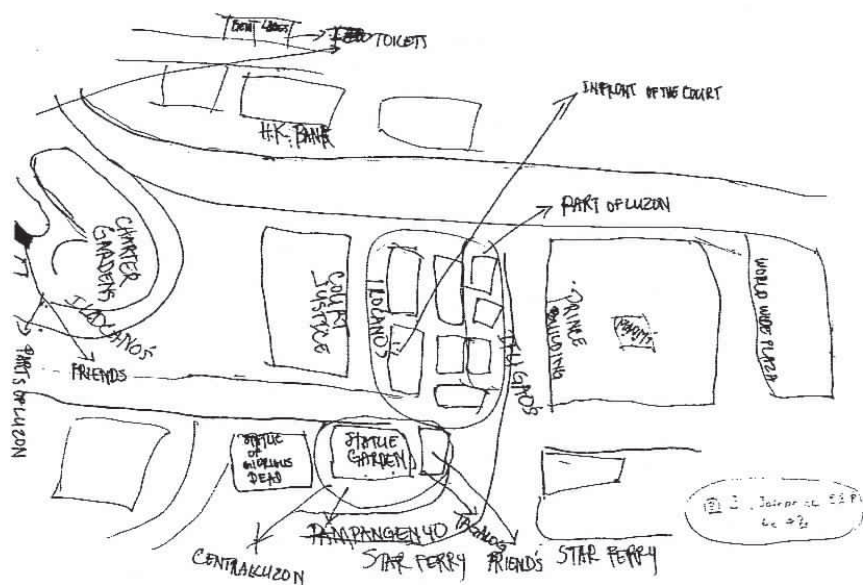


圖 3 Josephine 眼中的中區

徑的。她間中也會在太子行內的快餐店購買小食和午餐。至於洗手間，是使用遮打花園內和拱北行內的（見圖 3）。

Josephine 出生於呂宋島，她說的方言是伊羅卡諾語，不過也能識別呂宋島其它的方言。據說，在皇后像廣場內女傭們按同鄉關係分成了小團體，從她們所說的方言，即可知道其不同的出生地。出生於呂宋者，多聚集於皇后像廣場、遮打花園，尤其皇后像廣場的北面，出生於呂宋中

部的，為數甚眾。如果從方言去看的話，就成了這種情況：遮打花園是伊羅卡諾語；皇后像廣場南面是伊羅卡諾語和伊富加歐語，而其北面則屬邦巴蓋約語和他加祿語的範圍（見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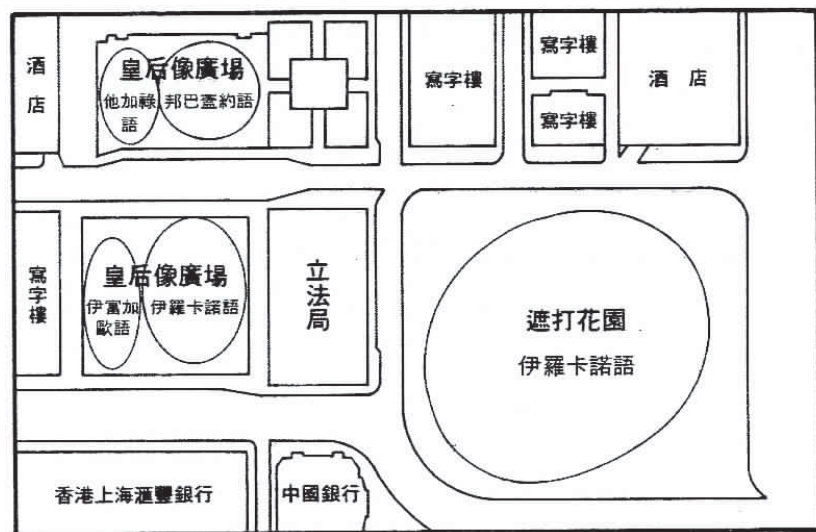


圖4 不同出生地(方言)的次群體分佈狀態

她的說話中提及廣場內存在了以方言=出生地為媒介的次群體(sub-group)，及其分佈的狀態，這一點實在很叫人感到興趣，每一處不同的“地方”，都因着聚集在那兒的人而被賦予更深的意義，被分割成為各不相同的空間。

### 〈個案3 Margie〉

來港一年八個月。她經常在教堂過星期天，所以在中環沒有“集會地”。不過，因着赴教堂途中路過的關係，她經常都光顧一家位於皇后像廣場的“兌換攤檔”。跟這個店子作交易，理由自然是它的滙率高。由於經常在同一攤檔子兌換，所以跟她們(檔員)便混得很熟。據說，她們跟巴基斯坦人結了婚，並非當女傭的。

Margie的地圖描繪得比較正確(見圖5)，也許因為她是中區的“過路人”，比起身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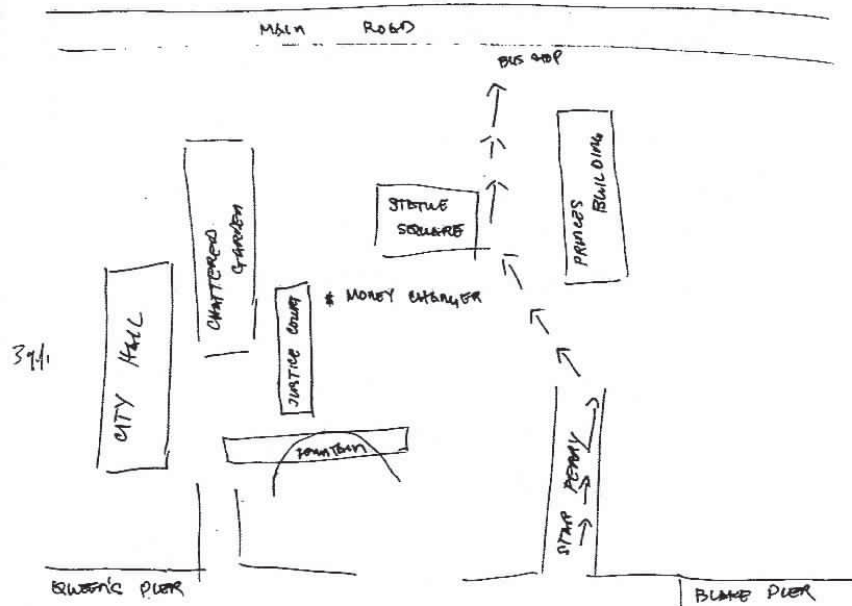


圖5 Margie眼中的中區



的人更能冷靜地認識空間的緣故吧。同時，她光顧“廣場”的“兌換攤檔”這個插曲，也說明了中區這塊地方，不光有人當作“集會地”，即對過路者而言，亦有其一定意義的。

#### 〈個案 4 Gee〉

來港六個月。在中區，她經常去的地方是“麥當勞”和“環球大廈”。

遺憾的是，從她那兒我聽不到有關其地圖的詳細說明。不過，這個個案中深饒趣味的一點，是她在描繪地圖之際，是自“環球大廈”往右拐而畫下去的（見圖 6）。她的地圖，雖完全忽視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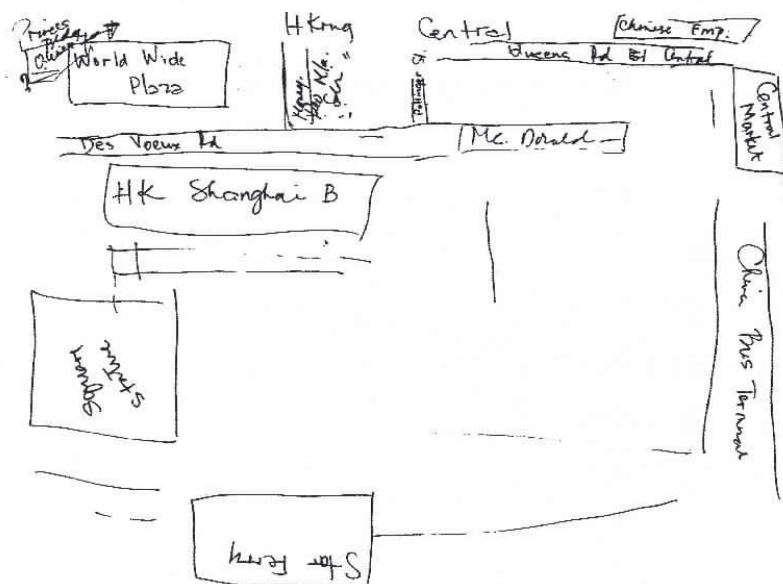


圖 6 Gee眼中的中區

向、建築物的位置關係，但卻令人覺得：自“環球大廈”往右拐而走下去，便是 Gee 在中區走動的路線。

另一方面，Gee 是以“麥當勞”作為“集會地”的。像她這樣以中區四周商業設施為“集會地”的人，似乎為數不少。她們以快餐店為“集會地”，大概是因為那兒消費比較低，而且不必顧慮侍應的目光，而可以長時間逗留其中吧。此外，漢堡飽、炸雞等食物，跟美國化了的菲律賓人的口味，也許更為吻合吧，因為同是快餐店，在中式快餐店中便鮮能見到她們的影子。

## 5. 菲律賓女傭在中區的活動

菲律賓女傭在中區“集會地”所進行的活動，委實是多姿多采的。閒談、飲食、聚會 party、寫信和讀信以外，還擴展至做買賣——以在中區的其它菲律賓人為對象，售賣雜誌、食物、飾物等；尋找男友和宗教崇拜等方面。皇后像廣場也多番成為她們舉行政治性示威的舞台。

與此同時，對菲律賓人來說，中區也是她們交換情報最大的場所<sup>⑩</sup>，肩負起部分這種傳播功



圖 7：中區的非律賓社羣

能的，是那些販賣藝能、娛樂雜誌和消閒雜誌的流動“雜誌攤檔”。菲律賓人從這些雜誌中採取了本國的情報，而這些情報，就成了她們閒談——在廣場中最重要的交換消息的活動——中恰當不過的話題。此外，兩塊錢替人拍一張相片的“照相檔”，也有很大的存在意義。透過“照相檔”的照片，她們就可以將自己在香港那精神奕奕的樣

貌，傳送給本國的家人朋友看。因此，中區除了是她們獲得來自本國各種情報的地方外，同時也是她們向菲律賓送回情報的發訊地。郵政總局前，是她們一大“集會地”這一件事情，是極具象徵性的。由於跟自己家鄉的聯繫，大部分需靠郵政，因此，對她們來說，郵政總局前的郵筒，也許就是最接近自己家鄉的地點吧<sup>①</sup>。

中區這兒是整個香港最接近菲律賓的地方，從這一個意義去看，她們在那裏進行各式各樣享受菲律賓文化的活動一者，也值得加以重視（見圖 7）。她們邊吃着從食物店買來；或各自携來湊在一起的菲律賓食物；邊彈結他唱菲律賓歌曲，手提卡式機播送出來的也是菲律賓的歌謠。這些錄音帶，是可以在廣場四處都有的“雜貨攤”中購買到的。較上述種種更為重要的是，她們在這兒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而毋須用英語和廣東話交談。這一點在前一節的個案調查中已清楚提及。

以下，我將就她們在廣場中多姿多采的活動裏，特別選取出“宗教崇拜”和“拍照”兩項加以解說，目的是探索出她們因應本身獨特生活方式而賦予“地方”意義的方法來。



### 〈事例 1 宗教崇拜〉

皇后像廣場北面的長橋的一角上，放置有一尊基督像。背負十架，身穿臙脂色衣服的這一尊基督像，跟一般的基督像不同，它是叫作“拿撒勒的耶穌”的。這一尊像四年前由信奉“拿撒勒的耶穌”一組人的領袖帶回來，這組人的組長，五年前開始就在香港當女傭，也是個藉神靈行異能的人，經常行神跡替人治病，她聲稱來港的目的，是“為解救在香港受苦的菲律賓人”。

據說，她以前曾在這兒治愈過患病受苦的人，所以認為這一塊地方是神聖的場所，於是決定將基督像放置其間。起初，警察曾加以干涉，不過，當她們說明事情原委後便獲得批准。聖像現由信徒輪流保管，於星期天帶到這兒來。參與保管這一個聖像的大概有十五人左右，她們雖然彼此認識，但卻沒有形成一個緊密的集團。只要是信奉神跡的，便誰都可以加入。在香港，恐怕這兒是唯一有神跡行的地方，因此菲律賓人以外，不時還有其它人聞訊而來。

緊貼着聖像，旁邊還聚集了另外的人，或在唱歌；或在喧鬧，然而她們並不當作甚麼一回事，到崇拜時就集合起來，因為在崇拜時，她們

也是唱歌啦之類的，彼此沒有甚麼大分別。

從上述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賦予“場所”深厚意義的情況。對她們來說，這個“場所”是“得到神祝福的、神聖的地方”。環繞這一個地方，她們跟其它人、其它團體共處的方式：“自然地產生某種類似規律的東西”，實叫人深感興趣。再者，我也察覺到：基於她們容納外來的信徒，所以她的組織，決非排他的、封閉的，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這一種情況，看來並不能說成爲這一個宗教團體所獨有的。

### 〈事例 2 拍照〉

在皇后像廣場的入口附近，經常可以看見幾個拎着相機的菲律賓人，他們就是替聚集在這兒的人拍照的“照相檔”。

替人拍照的“她”也是來港當女傭的，大約三年前，在朋友的勸說下當起“照相檔”來。她將花紅賞金等貯起，買了一部相機自用，但因為其它的人沒有，所以便做起生意來。所有的人都渴望將照片寄給菲律賓的家人、戀人、丈夫等。替人拍照，每一張的價錢是二圓，一個星期後的星期天交相、付款。由於她相信顧客，所以沒有

特別記下其姓名、地址，然而，拍照後不來取的人相當多。不過，當中有些是過了兩個多月才來的，因此她會將相片保留一年左右，這個買賣並賺不了多少，她是帶着慈善服務的心情做的。當她賺到錢時便會捐給公益金。

每個星期日，從早上 8:30 到晚上 7:30，她都在中區渡過。皇后像廣場是她經常逗留的地方，當她要暫時離開時，會把相片等物件留下，免致顧客來提取時，白走一趟。這兒可說是菲律賓人交朋友的地方，大家既是同鄉，加上身處異國，所以很容易便成為朋友，她在這兒為人照相，也是因為藉此能夠讓她遇上各種不同的人之故。

對於身為“照相檔”東主的她來說，拍照的主要目的並不在乎做買賣，而是與人交往溝通，這一點，不期然地表現出“廣場”所具備的高度“介體”性質。

不過，當她讓我看她所拍的照片時，我發現她在中區那兒拍的，幾盡是些身穿“盛裝”的菲律賓人。就這樣，每個星期一次，從擔當商業中心區的“城市結構”，轉變為出現“個別活動”的世界的中區，也同時成了菲律賓女傭的“節日空間”。

## 6. 結語

就上文可見，假日的中區，是一個具深厚意義的空間，它超越了僅僅作為香港商業中心區這一種“日常”的、“結構性”的看法。對於將此地用作“聚會地”的菲律賓人來說，這兒是見面的地方；是和祖國保持聯繫的場所；是親戚、朋友這個網絡的中心，而且亦是菲律賓文化的據點。再進一步而言，這一個空間還給剖割，形成了個別具有內在共同性和同性質的微型空間，也就是說，各個獨立的“場所”，還因着湊在那兒的人，而被賦予特有的意義。

這一篇報告，是以菲律賓人視為假日“聚會地”的中區為事例，試圖探索都市空間中，“場所”所具有的多重性意義的一端。正如文首所言，我希望在這裏再次確認這一點：本文意在對那些機能論式的都市論作一定程度的批判，它們往往輕視或者完全忽略都市所具備的那種不容置辯的多重性意義，以及支撐這種多重性意義的群體的存在。



## 注釋

- ①有關都市社會學上“社會空間”、“生活空間”和超越這二者的空間的議論，請參閱本書序論〈街頭透視〉。
- ②政府新聞處，《香港1988：1987年回顧》，政府印務局，香港，1988年。
- ③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資料。
- ④例如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6年10月17日，33版上的“Minority responsible for litter”；1986年10月19日，第10版上的“No place for racism in our community”等報導。
- ⑤據 [French: 1986b]。又，答案超過一個，下表的數值是她所用兩個樣本的平均值。

表1 問題：你假日到甚麼地方去呢？

	n	%
1. 教堂	37	30
2. 友人家中	14	11
3. 小組活動	5	4
4. “廣場”	26	21
5. 觀光	17	14
6. 兼職	2	2
7. 購物	22	18
8. 其它	1	1
共計	124	

- ⑥據 [French: 1986b] (個案1)及筆者所進行的調查 (個案2)

表2 菲律賓女傭的星期天

時刻	個案1	個案2
06:30		起牀
07:45		往教堂(大圍→灣仔)
09:00	在教堂崇拜	在教堂崇拜
10:00	在教堂內會合	
11:00	午膳(教堂內)	午膳(金鐘)
13:00	皇后像廣場內 閒談、讀書、拍照、 生日會、小食、販賣 飾物和香水。	在教堂內會合
15:30		在教堂事務所內跟朋 友見面
16:30	溜覽商店櫥窗	在皇后像廣場內跟朋 友見面、回國親戚的 送別會、晚膳。
18:00	在灣仔“的士高”內跟 巴基斯坦男友見面。	
18:45		從皇后像廣場出發
19:30		回家
20:30	離開“的士高”。	
21:30	回家	

⑦1987年11月作調查。調查當日天晴，氣溫22度。數值是計算調查之際在該處靜止不動的人，行動中的人並不包括在內。對方是否菲律賓人，純由調查者作判斷。這純粹是一個參考的數值。

表3 中區菲律賓人的數目

地點	人數
中區海濱花園	410
卜公碼頭	182
郵政總局	337
郵政總局、太古大廈間的通道	63
愛丁堡廣場	201
康樂大廈廣場	166
皇后碼頭	19
大會堂紀念花園	532
皇后像廣場(北)	774
皇后像廣場(南)	1,264
舊高等法院	141
遮打花園	1,149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前	51
聖佐治大廈前	84
其他	37
合計	5,410

⑧例如，請參看Peter Gould and Rodney White, *Mental Maps*, Penguin, New York, Baltimore, 1974。

關於都市人類學對這一種方法的評價，請參看Irwin Press and M. Estellie Smith eds., *Urban Place and Process: Reading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ities*, MacMillan, New York, 1980, 頁96。

⑨茲以皇后像廣場的四周為限，將地圖上被標注出的標記整理，表列如下：

表4 在地圖上被認出來的標記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皇后像廣場	*	*	*	*
環球大廈	*	*	*	*
太子行		*	*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	*	*
遮打花園		*	*	
和平紀念碑		*	*	
舊高等法院		*	*	
天星碼頭		*	*	*
皇后碼頭			*	
大會堂			*	

⑩供菲律賓女傭參閱的便覽中，亦可見以下的記述：  
“FILIPINO SOCIETY—see USEFUL ADDRESSES”



There are probably many more groups meeting for company and friendship than we have listed. Enquiries could be made in Statue Square where so many Filipina people gather for companionship on Sundays and other days off.”(Jannifer Gaff, *The Hong Kong Hostess THE MAID'S MANUAL*, Redcoat Investments Ltd., 1983, 頁60)

①郵政總局前不單是最新情報，同時還是物資的寄發地。多家運輸公司的小型貨車在這裏承接要寄發的貨物。此外，皇后像廣場內也安裝有國際電話。

### 參考文獻

- FRENCH, Carolyn 1986a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 Preliminary Survey*. Centre for Hong Kong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86b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urrey.
- 大橋健一 1986 <“菲律賓”廣場：假日中環所見菲律賓人的街頭生活>，*Hong Kong Post*第54號。

玖什叢書編輯小組：江先聲 何渭枝  
關秀琮 廖劍雲

小組召集人：何渭枝

URBAN COUNCIL PUBLIC LIBRARIES	
Acc. No. C	2627449
Class.	543.391
Author	6042 B

### 城市接觸——香港街頭文化觀察

編者——呂大樂 大橋健一  
責任編輯——何渭枝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刷者——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次——198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097-7